

寻找诗人徐迟在“唐图”的足迹

□ 邹洪涛

说起诗人徐迟，笔者并不陌生，因为语文课本曾节选过他的报告文学《地质之光》、对文中“南海上，轻尘不飞，勤政殿前，纤萝不动”16个字印象尤深。还有20世纪80年代记述陈景润在逆境中坚持数学研究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同样是一纸风行，声名远播。

山的文学作者，莫不因诗人的到来，为之振奋。
15日下午3时，徐迟手拎旅行包，臂挽大衣，满面笑容地只身走下火车……
第二天，徐迟在长正等人的陪同下，参观了开滦唐家庄矿，下了井。晚上，不顾一天的劳碌，应邀与唐山铁道学院师生座谈诗歌创作。17日白天又参观了唐钢二炼、中轧车间，访问了陶瓷研究所。
3月17日的夜晚，是个星光灿烂的夜晚，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。唐山图书馆的阅览室，灯火辉煌。《诗刊》副主编、诗人徐迟和

唐山文学作者见面。会上，徐迟神情有些激动。长正记得，徐迟告诫文学爱好者“首先要做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、好公民，才有可能做一个好诗人、好作者。不要考虑什么写作的窍门和秘诀。”徐迟告诉大家，“不要为提不高而苦闷。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思想，使自己有饱满的政治热情。”“怎样生活，怎样斗争，就怎样写。把我们伟大的事业，豪迈地告诉世界。”
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23点，与会者才恋恋不舍地散去。
第二天长正与徐迟在唐山站握手。分手时，诗人留下八个字：

获益良多，不虚此行。(以上见《往事》第66页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1年6月一版一印)
当时正值全民“写诗赛歌”蔚然成风，由唐山作者创作的几首民歌被收入《红旗歌谣》。诗人踏着时代的鼓点来到唐山也是时势使然。
长正是我敬重的老作家，他的文章可做信史。著名民间学者董国和先生几年前也撰文做过一番认真的梳理与考证。
为了解更多情况，我查阅了1960年3月19日的《唐山劳动日报》，第三版《劳动园地》副刊刊登

了徐迟17日晚在市图书馆和本市业余作者座谈时的发言记录，题为《从“红旗歌谣”谈起》，并配以编者按。(见附图)
徐迟在发言中指出：一个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和群众生活在一起，辛勤劳动，意气风发，充满热情，他总能写出好诗来的。我们不要来一个本末倒置，因果颠倒。首先要做一个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，好公民，在这个条件下，才有可能做一个好的诗人，好的作者。不要考虑找什么写作的窍门和秘诀。
“诗人是时代的歌手”。徐迟的语言当然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，但毕竟是成就较大的作家与诗人，他所说的诸如“我们有时写不出作品，不要着急。只要我们是把全部的灵魂、全部的精力投进我们伟大的事业，斗志昂扬，意气风发，只要我们内心有了志向、理想，就会迟早有创作”。“只要有雄心大志，技巧是一定会逐步提高，而不是在哪静止不动的，我们一方面提高思想，一方面多读作品，当代的、古代的、外国的，并有批判地学习它们，但切记记住最根本的还是在自己的志向。”“最重要是提高自己的思想，使自己有饱满的热情。这样，诗反而会写出来，一定会写好的”等等论述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也并非全无可圈可点之处。



徐迟在唐山时与长正合影(左:长正;中:徐迟;右:徐律)



刊登徐迟发言记录的1960年3月19日《唐山劳动日报》(局部)。

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

——简述从《救国报》到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的烽火岁月(4)

□ 王烁辉

(接上期)

3. 血腥“扫荡”下的牺牲与坚持

194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上陷入困境，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。因此，1941年1月6日，日本大本营制订出《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》：集重兵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战场，并以华北地区为重点，进行“肃正作战”。据此，日本华北方面军于2月15日制订了为期三年的“治安强化运动计划”(简称“治强”)，强调“全部措施指向示范区，特别是华北北部及重要国防资源所在地。”

此时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1940年以来的大发展，已经向南威肋北宁铁路和日军视为“重要国防资源所在地”的唐山，向西威肋华北日军基地平津两市，向北插入伪满洲国。因而，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一直成为华北日军“治强”“扫荡”的重点区域之一。从1941年4月开始至1942年底，日军在冀东连续五次推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的同时，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五次、每次数万兵力的大“扫荡”。

1942年初，冀东军民团结一致彻底粉碎了日军在冀东地区的第三次“治强”。华北日酋冈村宁次惊呼：“对冀东应有再认识。”随即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将其“防卫”重点移向冀东，并将“北部防区”司令部移至唐山。

1942年4月起，侵华日寇与伪军在冀东地区开始了为期近3个月、总兵力5万余人的第四次“治安强化”大扫荡，冈村宁次亲自到唐山、玉田等地部署，首先“扫荡”冀东东部丰玉遵、丰玉宁、迁遵兴、丰滦迁和迁滦卢等联合县境，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杀光、

烧光、抢光“三光”政策。
4月13日凌晨，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、“北部防区”司令官铃木启久，亲率日军1个联队和“治安军”4000余人，包围了鲁家峪，在鲁家峪大庄(化名“鲁进”)设立了“扫荡”指挥部，开始对冀东地区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。

驻扎在鲁家峪东峪的《救国报》社部、编辑组、第一印刷所和《国防前线》的同志们，都被敌人包围在山峪。大家按照惯常的办法隐蔽在东岭沟报社专用的火石洞里。敌人在包围东峪的第三天，先是朝火石洞里施放瓦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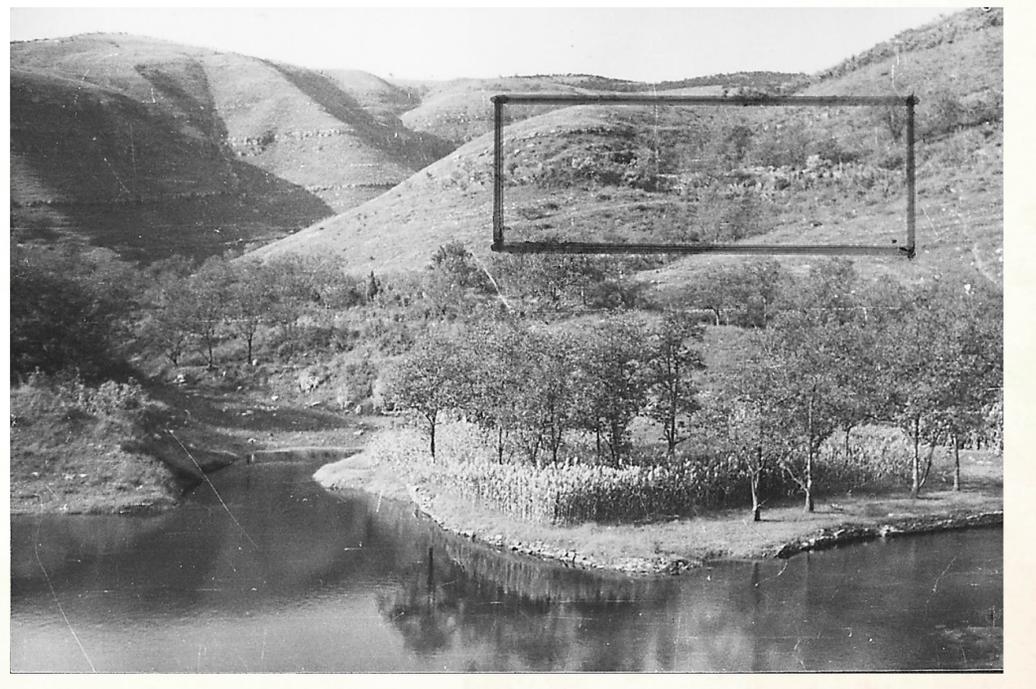
弹，稍后又开炮把洞口崩塌。瓦斯弹没有伤害洞里的人，洞口坍塌却把大家封困在洞里了。

东峪被围困的第四天下午，敌人忽然从山头上暂时收缩到鲁家峪大庄去了。老乡们立即抓住这个短暂的时机，火速集合一批凿火石的能手，把被敌人炸塌的洞口全部扒开，将被封困在洞里的同志们救了出来。拂晓，报社的同志们刚从火石洞脱险出来，敌人又从鲁家峪大庄回来，重新包围了东峪。直到入夜，在崔林同志指挥下，同志们利用敌人攻防转换的空隙，才突围脱险，撤

到鲁家峪东面的要儿峪。

敌人包围东峪的时候，还没有包围北峪。在北峪的第二印刷所的同志们，隐蔽在火石洞里观察敌情的变化。13日傍晚，敌人占据了北峪西面的影壁山，北峪的同志们与社部失去联系，经过反复研究，他们利用夜幕作掩护，向东面的白园、要儿峪一带转移。

4月18日晚上，东峪的同志们与北峪的同志们终于在要儿峪会合了，并暂时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。(待续)



鲁家峪资料照片(远处为《救国报》社旧址)

微虫小物

(一)

□ 于东兴

沙得儿虫

逮蚂蚱，曾是乡下孩子的一大乐趣。逮得最多的是个头不大的青蚂蚱，三指两指就成了囊中之物。还有灰头土脸的土蚂蚱，油光泛绿的油蚂蚱，一飞冲天的嘎达节儿……其中的硕大者是“担担钩”，有地方也叫“大扁钩”。
这种蚂蚱有两三寸长，一对细长的须子扫来扫去，须子后面是一对斜斜着的灰褐色的眼睛。一对宽大的翅膀，像两把护刀，紧紧地贴在肚皮上。担担钩有6条腿，两个棒槌般的后腿粗壮有力，弹跳起来，一蹦即离了你的视线。寻到它藏身之处，悄悄靠近，双手并用，以迅雷之势猛扑过去，才能抓到。抓到它用食指和大拇指捏住它两只大腿，它就簸箕箕一样，一颤一颤上下跳动起来，这也许是“担担钩”这个名字的由来吧。

最让人心动的，是一种红翅膀的蚂蚱。麦熟时节，常见它们在麦垄间飞起，沙沙有声。这只落下，又一只飞起来，此起彼伏的“沙沙”声，渲染着麦黄时分的火辣与热烈。若离得近，就会看到它颤动的翅膀像跳动的火焰，那沙沙声也霎时放大，好像是有人在轻轻打着竹板，“呱呱，呱呱……”待你奔向他下落的地方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这种蚂蚱听到拍手的声，便闪动着火红的翅膀，寻声而至，也许以为这拍掌者是同类吧。飞得近了，猛然发现情况不对，又急速逃走，一闪身便气息皆无。麦子割完了，这种蚂蚱就很少见到了。

它带给人间的美丽，虽然短暂，却永远飞翔在几时的天空。

这种美丽的蚂蚱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问村里老同学，说叫“沙得儿虫”。对，它飞翔时“沙沙”作响，就叫这个名字。

气蛤蟆

村头池塘是水草鱼儿的世界，也是青蛙的天堂。每到田野葱郁时，就有青蛙在那里鼓吹，一声两声，清脆悦耳。月朗星稀时，独步池边，近距离听那蛙鸣，分外嘹亮。

在暑气蒸人的夏日，池塘里突然热闹起来，“咕——呱”之声响成一片。此时蛙鸣没有了春日的委婉，而是鼓点般急促铿锵。这时在水池边，除非大声叫嚷，否则，即使面对面，也听不到对方说什么，耳朵里只有嗡嗡山响。若捡块瓦片掷去，满池蛙鸣便戛然而止，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稍静片刻，又叫声四起，池边草叶为之纷纷坠落，池水亦泛起浅浅涟漪。让你不得不惊叹蛙们底气之充沛，音量之宏大。夜里，三两声蛙鸣，又衬出夜的岑寂。

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饱满铿锵的蛙鸣也有凄凉的时候。秋日下雨时，洼地一片汪洋，池塘也平了槽。此时蛙声已无往日的盛大气势，一支支庞大乐队已是七零八落，只剩涉蛤蟆长长的鸣咽。

涉蛤蟆，比大眼睛青蛙个头小，颜色发灰，叫声也不像大眼睛青蛙那样连绵高亢，而是断断续续，有气无力，沉闷低昂，让人感到无奈与惆怅。倘捉得一只，用小棍敲它肚子，眼瞅着肚皮就绷起来，越敲越鼓，竟至成一大气球，真担心会爆裂。因之，乡人叫它“气蛤蟆”。哎，它哪来那么大气呢?

许久未听到蛙们的大合奏了。前年7月，一场大雨，小公园绿地郊外道路多有积水。雨后散步，凡积水处皆有蛙鸣，有的高低错落，响成一片，也有间歇孤单的低吟。在蛙们杂沓嘶叫中，听得出有涉蛤蟆在叫，听着那久违的低昂沉闷，我自言自语道：“涉蛤蟆，涉蛤蟆!”路上老者闻言，说道：“囊鼻子，囊鼻子!”这时我才知道涉蛤蟆除了叫“气蛤蟆”之外，还有这么个传神的名字。你听，它的叫声，真有点像谁得了伤感感冒，鼻塞不通时那种闷闷气气的说话声。

哎，这些个蛤蟆们，平时都躲在哪里呢，几年几年不见踪影，一场通天大雨，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出来(气蛤蟆的叫声还是那样“囊鼻子”味)，让人惊奇又惊叹。只是连干旱，即便下一两场过去那样的“暴雨”，也不致成灾，听几声气蛤蟆叫，也无惆怅之感，倒是一种淋漓痛快油然而来。